



世界論壇

一九三〇年國際關係之觀察

稻原勝治

一九三〇年之國際關係如何此實爲吾人所欲急知

之問題。稻原勝治於外交時報第二號上發表一文，根據過去歷史與國際現況，觀察一九三〇年之國際關係，當以英美對抗爲中心，世界各國均以此二國作軸而迴轉。稻原氏以爲英之親美，乃係一時之計，而非久策。現在英美暫時親善之影響，其於歐洲方面，則爲西歐同盟之動搖與德法關係之惡化；其於東亞方面，則爲日美對抗形勢之加緊。至於日美衝突中，俄地位之如何重要與英國態度之如何決定諸問題，原著者均有詳細觀察。茲錄天津大公報所載譯文，吾人觀之，對於今年國際關係之情形，當可得一概念也。記者

由國際關係以觀察一九三〇年，確有一中

樞神經，此即最近招集之倫敦軍縮會議，英美法各以無不可預料之變化爲條件而開之倫敦會議，確爲一九三〇年世界外交之索引，或其樞軸。若將倫敦會議之全般形況——此即其準備，其經過以及各參加國之表裏消息，會議之結局，與在國際上所得之實際效果，能有詳細正確之了解，則一九三〇年之外交概況已盡之矣。蓋倫敦會議之意義，非僅爲單純之軍縮會議而已，實浩大之國際政治，藉軍縮會

議以爲表現，而爲國際政治之波紋也。若僅見軍縮之名，而不察其內幕，鮮有不重蹈誤以華盛頓會議爲正義人道之發露，國際主義戰勝之謬見。

倫敦會議固悉類華府會議，而爲英美兩國間之交涉，雖加他種雜多之刺肉的鋒端，而因人因地以與之過其好奇心，然倫敦會議之本質，實英美角鬪之延長，若於此而不能置信，誠不足以言國際政治。美國固以日本爲射擊目標，而於英國亦以作等量齊觀，「軍縮」不過其字爲軍縮而已。至招集軍縮會議之出發點，當決非爲軍縮，軍縮乃爲結果，詳言之，乃爲手段，而決非出發點。美國對於英國，曾於華盛頓

81132

試圖達其目的，然未能成功。而僅成須待解決之懸案，此項懸案，即美國以之向英國海權挑戰者。

換言之，以英國方面論，美國乃代取大戰前德國之地位者。英國承繼羅馬帝國，美國則欲自其手奪取此遺產。至美國自謂則為與德國不同，德國專事擴張海軍，而直衝英國之正門。美國則不然，以海軍縮小為標榜，而比較的實行擴張本國軍備。就此而論，兩國實有不同。但擴張軍備（比較的）以覬覦英國之地位，德美則為一致。故以英國之立場言，美國實為第二德國，且更為危險，或流血或不流血之英美苦鬪，其於倫敦會議之發展如何，着落如何，當為一問題，而最後着落，終難預測。其在長途中某一段落，亦因事態緩急而大異，英美相持，或善或惡，國際關係即受影響。是以世界乃以英美作中軸而迴轉，而一九三〇年國際關係之概觀，亦不得不以倫敦會議之英美抗爭為出發點。

二

藉倫敦會議之名，以作第二次英美關係之整理，其素知華盛頓日內瓦之往事者，必不輕易視之。華盛頓會議乃所以樹立英美之均等主義者，美進英退，實為美國人民所快意，但終難盡然。五年後之日內瓦會議，美國再圖進逼，則為英國所拒。英於華盛頓會議之讓步，不過主力艦而已，而決非降服於海軍全部之同等主義。如貝爾福氏謂「戰爭的軍艦同等，保護商船之軍艦則當別論」，可見英國決不願放棄素來把持之海權，而美國則主張「主力艦均等，他種艦亦須均等」，兩不相下，以至談判破裂。世間遂稱為日內瓦之悲劇，而此種悲劇，實英美爭霸之交互式的悲劇——即美以為悲劇，英則或以為喜劇。倫敦會議乃改正日內瓦會議者，換言之，乃美國另籌對英的方法，美國之籌畫，自去歲之春至秋，其間半年中，與英國之預備交涉，為免再有日內瓦之悲劇，而築成之防地。美國當決不至再若日內瓦會議之盲無準備。故美國於倫敦會議，實有相當自信而後參加者。此種自信，由自己之實力而生。

此或由於英國形勢上之可能，或由於西方有共同之原因。然此時成為問題者，則為英國的態度。在預備交涉中，英國非常讓步。但英國既用盡一切勝著，亦必尚有餘地以備最後。大概英國至萬不得已時，亦甘與美國同等。拜服大氏謂：大戰後世界形勢變化，英國不能再為世界之第一海軍國，蓋海軍力究有關於財力，且美國之同等海軍，並非對英採用攻勢，因消極的方面，英國並無何不安全。然於此時美國亦不免有任意之處。但考之實際，尚不至十分過甚。除略容美國的橫行，而靜待時機外，亦無他法。大戰後英國衰落，而美國經濟力，反一躍而居世界第一，故於此時期，實無任何辦法。再於最初即輕易表示讓步態度，英國當非如此不老練者，固不若出之以遲緩，而不放開海權，以作期待之為當。此即為常生波折，而有待倫敦會議之理由。專唱高調，直至會議決裂之危險中，始將所期待表明，實為可怪。保守黨下之英國則不可知，勞動黨內閣下之英國，其先限定無不

可預想事件，實頗穩妥。關於各部份詳細情形，本難以了解，至支配倫敦會議之大概，則已盡於此。

三

英美兩國間之有一時的妥協，已於倫敦會議之預備交涉表現。該會議成立後對於國際關係上之影響如何，吾人當加以注意。其一卽英美關係，兩國妥協，以美國言，則對英爭霸，已得有進展；以英國言，則爲對美政策之轉換。英之政策，表面親美，而實際親法，乃爲反美的，此其大致之方針。且捨此而外，實無其他方針。日內瓦會議後，與法國締結海軍協定，以對抗美國等，卽爲該政策的顯然表現。但此種方針或爲一時的，或爲面是心非，則皆不可知。總之，雖法則就美，如此轉換，卽英美妥協之意義，亦卽將往日之反美親法，易以反法親美。英國之本身且不論，而素以英美關係爲中樞而迴轉之世界關係，無異受一「向右轉」之命令，所與之影響實非細微。甚言之，英美外交更改，則世界外交爲之變色。

於英國方面，英美關係之變化，實質上究竟是如何，則不得不與以注意。換言之，表面上英國對美降服，但實質上是否如此，則不可不知。

此卽英美於倫敦妥協，而世界各方面兩國之對抗狀態，是否亦得緩和，若能緩和，而其緩和之程度如何，當成一問題。關於此問題，吾人若與以肯定的問答，則不若與以否定。英國之向美降服，以英國之立場言，或不過爲一時之計；否者亦當爲海軍一部份之讓步。結果若力不足與美國爭，則不免降落而爲第二位之悲運，故必盡其全力，以作尺寸之爭。且略舉數例以言之。英國於加拿大之投資減少百分之四十二，美國反增加百分之五十二，如此狀態，安可等閒視之，而南美投資，英一百億圓，美四十四億圓，英國又安能不戰而後退？再墨西哥投資，美六億圓，英則三億五千圓而受壓迫。回想往日盛況，英國人民又安能不圖復振？其他如於波斯、攸夫拉底斯、俄羅斯、兩國所演之石油爭鬪，英國所得之有利地位，又安能輕易讓步？最後英國對美國，希望戰債減輕，亦豈能絕對放

棄？英國於世界各處所把持之利益，因倫敦會議而左右之，故不免有切膚之痛感。

無論形式上實質上倫敦會議之結果如何，英美抗爭僅有加無已。其抗爭因如何場合，如何性質而成爲事實以現於吾人眼前者，決不能保其無有。若於倫敦會議，僅以文字混騰過去，其危險實甚。法蘭克德少將之言甚善：「較之往日，戰爭似已日近，若吾人商品受制於海上，卽爲戰爭爆發之時，此言與吾人之居於室中，有同一之正確。」此種疑慮，雖說不見有十分之實現性，若完全認之爲錯覺亦不可能。

四

日內瓦會議決裂之動機，有未公布之商船隊問題，其在倫敦會議當亦不成爲暗礁；卽於倫敦會議不成爲暗礁，其在將來軍縮會議成爲問題，則十分可能。去歲美國四十隻商船建造案，噸數四十萬，費用五億圓，可見英美相爭，非僅軍艦而已。美國之造船業與航業，其營業不振，而因相當理由，以人爲方法補救之。前年制定新商船法，造船貸與基金，由二億五千圓

81134

增至五億圓，更郵件補助金，對於十八海里以上之高速船，每哩給十八圓至二十四圓，而成舉世無與比類之高額。但此項刺激船業之造船案，未得政府預定之成績，故於去歲更增四十隻之建造案。

該建造案，誠意之程度如何，威脅之程度如何，皆不可知。但以英國之立場言，對於此四十隻船之建造，則不得不有對策，但僅以兩隻「基爾船」(Kiel)應之，而美國又有一萬噸之巡洋艦十五隻。凡此其於倫敦會議必皆計入現有勢力之中，若美國政府於十年中將四十隻商船造成，而英國所造船與美國民間所造船適足相抵，且美國新造船速率皆在二十海里以上，則十年後，英美所有商船之比例，其大致可如下：

英國十七海里以上，一八九隻；二十海里以上，六四隻。

美國十七海里以上，一二七隻；二十海里以上，五〇隻。

如此數字，即有英國所謂「糧道」的威脅。

而其於運費、習慣、聯絡以及其他之關係上計算，對於英國之「糧道」，不僅為威脅，且直成為侵害，亦不可知。無論如何，英國若發現對於糧道有威脅的可能，則必設法以禦之。所謂英國之糧道，乃以英國船由英國軍艦保護為原則。美國雖非現實之敵，而為可能敵，且其可能在往日德意志之上。故英國對於美國之破壞此原則，決不能安。換言之，即英美關係當更加一度之緊迫。

五

上所言者，乃英美關係之實質論，而非形式論。至言形式，英美於倫敦會議，相與協妥，而極表親善，然亦難以盡言。蓋兩國抗爭之實情，雖不至成為表面之問題，而以親善形式，於公正態度之範圍內，英美友好，亦不能免與他國發生新的關係，其例如英法之關係是。先前之英國態度，與法國相結，而橫行於大陸，而張對美國抗爭之共同戰線。蓋英法聯合以對美，係英國外交上所用之方法。其最顯著者，即日內瓦會議後之有英法海軍協定，而引起美國之憤怒。

但終亦漸歸於消滅。然今離法而奔美，如此之突然變化，當有間隙化生於其中。此種間隙，按外部各方面之發表，及以常識推想之，可得下列之數項：(一)西歐同盟之動搖，(二)法德關係惡化，(三)賠償問題之惡影響。於倫敦會議，法國之不為英國搖旗吶喊，亦屬當然。

因國際聯盟，與羅加拿條約，而結成英法之親密關係，張共同戰線於法德國境，現因英國親美而致緩懈，西歐聯盟必因之而搖動。所謂西歐聯盟，在性質上以俄國為主要標的，俄援德意志次之，合而之以為一目的物，以組成一種政治的結合，此乃補國際聯盟規約之不足。而由英法為主體，聯合波蘭、南斯拉夫等之小協商國，組成流動的政治團體，如路德喬治所言：「怒的德國，餓的俄國，」有聯結之可能性。特以此備之。英美親善，英法乖離，必致西歐聯合懈弛。而東歐聯合——德俄聯合，必更有效而居優勢。如此之可能性，固可由推想而知之。法德關係，自大戰迄今皆不圓滿。英美關係改變，陷法國於孤立，其形况將更為惡劣。蓋西

歐聯合弛解，東歐聯合緊密，法國對德必須警戒，而決不能維持圓滿之關係。若在萬一時機，法國不能無條件依賴英國，對德政策必將再採用強硬。是以中歐形勢，其將由和平而趨於緊張矣。再法德關係惡化，對於賠償問題之影響，亦不待言而已明。賠償問題，普通皆認楊格案為最終之決定，而吾人則以為尙早。所謂楊格案乃由六百六十億之賠償，減去一百七十五億元者。但德國仍不能完全支出，觀德國不能借外債——以美國外債為主——不能支付，即可知之。故賠償問題當非以楊格案為最終之決定，而必將提出改訂談判。惟提出之時期，則不可知。但英法互相離異，則德國提出談判之可能性因以增大，故於此時期有促進之傾向。而於此場合，法國之不以善顏相向，且將堅執反對之態度，則亦可想而知。

81135

總之，英國背法而親美，頗含有破壞歐洲現狀之可能性。但仍視英國背法之程度與方法關係如何，若不趨極端而仍維持對法之親善關係，則歐洲現狀之遭破壞，仍可在最小限度

中。且英國之親美政策終不免出於勉強。若原係欲於美國獲得何物，則恐終不能成功，而可無須過慮英美之相結。然無論如何，英國當此追逐二兔之際，其所居之地位實苦。麥唐納內閣，果有若何靈巧手腕，足以拔除所遇之痛苦耶？

六

其次再論英國親美政策之影響。東亞日本如何。關於此點，則有華盛頓之前鑑可憑。其時英國由親日政策而代以親美，因造成彼此間莫大之裂痕。今若再援其例以作說明，其事仍了然於吾人之記憶中。若同一之原因尚存在，且增大強度，則必得更廣大更深刻之同一結果。英國返還漢口九江鎮江之租界於中國，對於關稅會議之態度亦徹底改變，此蓋專注重貿易，雖以一切為貿易而犧牲皆在所不惜，實因貿易漸形衰落，不得已而出此。而於未經中國強奪以前讓出，亦可保全彼之威嚴。此實英國統治殖民地慣用之政治手段。英國對華態度，殆為極端消極的，其有與美國適合者，美國

當加以獎勵。反之，若有不適合者，美國亦必盡力阻之。是以美國之對華態度，較之英國所取之友善實相反，此乃可以推想而知者。

美國聯英，乃協同對日，美國為自身計，藉之使門戶開放機會均等，增加實現之可能性，詳察變遷，審其利害，有利則取，無利則去，固美國慣用之手段。一言以蔽之，利己而已。華盛頓會議所決定關於中國之九國條約，其一部份即遭美國之破壞。雖為文句上之取巧，其精神上則係顯違條約者，即無綫電股份公司之負約是也。「不得乘中國時機攫取權利，而危害他國之利益」原為路特四原則中之一項。據此無綫電股份公司之契約當然無效。不顧事理之當否，僅憑一己之利益，而竟敢蔑視之，此誠美國所以得稱偉大之點。美國與英國相結，當更趾高氣揚，而任意橫行矣。

英美合而橫行，即見其足為日本憂；而美國對於中國之情況，又極不了解。九國條約在精神上，更無人更有異議，若按其所言即完全實行，謂為過度，而實有不及。如一給以完全而無

81136 障害之機會，使得建立鞏固的統一政府，而實不能有統一政府。建立統一政府，原爲中國人之本身事件，自己若不能統一，任何第三者皆不能爲力。世界皆於此深爲注意。美國雖任

有若何樂觀，康美拉委員之報告，仍對之抱悲觀。中國之實況雖如此，而美國之白襪政治家，在華盛頓會議席上，其所見則有不同。精神上雖極完好之美國對華政策，但因其謬誤，終必見其破產而後已。日本則不蹈此錯誤，故日本當較優勝。但美國資本必須有看守的狗，資本不能因正義人道而流入。若無安全之保證，雖有三分五分之利息亦不能借入。而此種看守之狗除日本而外，並無他人，故無日本，雖欲以共分利益而得看守狗，亦不可能。是以美國遵行其往日政策，則惟有失敗；而日本對付其與英國聯合之方法，亦極簡單而無所懼。

七

於本文撰寫之時，美國對於日本一萬噸巡洋艦對美七成之要求，表示反對。其反對於論調有謂一萬噸巡洋艦，英國十五隻，美國二十

一隻，對美七成則約爲十五隻，而與英國相等，恐非英國所能允許，此言實屬非理。以美國而顧慮英國允許，誠係過分而無當。英國之事任英國爲之可矣。不表明本身之態度，以與本身無關之他國意念，——且係假設之意念，用作排除日本之要求，實爲非法。而究其根源，英美之假定比率，乃由英美兩國所任意決定，而與日本無關。換言之，日本對於此種決定，並無須負若何責任，若英美之決定，日本皆認之爲有效，則英美當不免以屬國視日本。最近美國方面，又有若日本要求對美七成，則撤回華盛頓會議所決定菲律賓、瓜姆、阿留山諸島防禦之維持現狀，以作威嚇。此實不外爲宣傳。而爲美國式自相矛盾之粗製濫造的宣傳，蓋無論如何，欲於倫敦會議以太平洋防禦爲日本對美七成要求之條件，終不可能，故此種宣傳殆類兒戲。

然按此種宣傳，亦可斷定美國決定拒絕日本之七成要求，今後雖不可知，但此時美國對於日本之七成要求，終不輕易放過。非專門家

之我輩，對於日本國防之最小限度，果須有七成，或六成五，或六成即已足，皆不能下一斷言。茲且置此點而不論，若美國堅決主張日本須在七成以下，則「七成與七成以下」在美國之眼中，當有非常重大之意義，而其意義究係若何，且試論之。十對七則美國多三成，此即較之日本多百分之四十三弱；十對六則美國多四成，亦即多百分之六十六強；若十對六·五，則當多百分之五十三強。以數字言，美國是否承認日本之七成，亦即是否保持對日多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優勢。美國反對日本之七成，而贊成於七成之下，此即美國堅決保持對日多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優勢。必欲多半數以上，且不可下於此數，則究爲何故？若半數之或上或下，美國皆不能以向日本施行攻勢，則終不能有何差別。然美國之堅執，其理由究何在歟？

大戰以前，英國對德提出海軍休假，規定英德海軍力之比率爲十六對十，此即英國可保持六成之優勢，有六成之優勢，英國即可對德施行攻勢，故實非海軍休假，而爲使德國常受

威脅，屢爲柏林政府所拒絕。美國主張日本在七成以下，而保持五成之優勢，似與上者相同。此卽英國對德國保持攻勢的極限；美國對日亦保持可施攻勢之餘裕。美國既無理堅持七成之反對論，故不得不爲之揭開。

八

若美國之主張得以貫徹，則日本東面常有受攻之危險，而東方之國際關係，亦不免劃一新時期。美國以壓倒日本之海軍，中國俄國當惹起非常之變化。關於中國東北問題，小不忍之俄國，能否因開洛非戰條約，而受美國之節制，當爲一疑問。至於中國若現狀不變，頗有與美國立於同一戰綫之可能，如彌拉德謂『若日美宣戰，中俄之加入美方，有絕對之必要。』關於此項準備，按美國所行對華對俄政策之狀態，在戰事發生中，美國之理想，可有一半之實現性。但無論如何，美國若對中國絕對信賴，當亦不可靠，蓋中國取以夷制夷之政策，其尊重美國不過以之爲工具而已，若所用既畢，其命運亦同秋扇之被拋棄。至於對於俄國之

利用，現尙顯爲不可能，然此種根本問題，吾人於此時尙無討論之必要，而當前之問題，中國之以夷制夷策，大多以之對日，或以之對日而有益，則中國傾向美國之壓迫日本而利用之，當爲甚確。美國之欲於實際戰爭上威脅日本，可以推想知之。但於美國倡導之下，有非戰公約，有華盛頓會議條約，而於未戰時保全攻勢極限之海軍形勢，似屬不當。而保持優勢之影響，與實用優勢之影響，兩者亦相同。若於此深思之，則東亞新形勢之如何，可得其大概之標準。

此種新形勢，中俄居日美之間，地位非常重要，頗若兩相等政黨間之中間黨，此卽如彌拉德所言之美國理想，其能出現與否，卽爲相爭於東亞者，其勝負不獨關於日本之地位，亦所以決定美國之能否雄飛於東亞。但美國欲得有滿意之發展，亦必須用相當之代價。日本之對俄對華政策，亦必有新的出發點，以作改正。中間黨之贊助票，必求之於中間黨，故必以中俄爲目的而相爭。而此中間黨之爭奪戰，實極

嚴重而非兒戲，並當知東亞之活動與問題，皆由此而生。

九

此時英國在東亞之地位或政策，其重要性實爲往日所未曾有。無論英國表面上與美國和善，而於實際上張共同戰綫，或於東亞形勢緊急時，英國若放棄對美協調而不能進展，如此英國在東亞之重要性，不過爲美國之吹鼓手而已。若於最惡場合，而行好意的中立，則亦極笨拙。且英美表面和善，而實際係相爭霸。若於東亞與美國合作而蒙不利，或與他國合作而更有利，則英國之地位與政策，在東亞之國際關係上，有非常重大之影響，此實確切而無誤者。

若謂英國工黨執政，卽將堅守親美主義而不變，此不獨爲侮辱工黨，亦卽爲侮辱全英國人。蓋工黨之親美政策，乃手段而非目的，且爲追逐利益之手段。若親美而有利，無論保守黨或工黨，必皆採用此種外交政策。至於不顧利益，而專講政策，則決非英人之所願爲。英國外

81138

交之富於流動性，亦即見利而趨之異名。現爲第二國際幹部之麥唐納總理在第一次短期內閣中，用超出保守黨以上之強壓手段以對印度而爲俄人所驚嘆不已，此即其實例之一。是以麥唐納在工黨之前，則爲英國之忠臣，在國際之前，則爲國家主義者。若遇新形况，因親美而招致不利，惟有棄美始可保全利益，而尙貫澈親美政策，是當爲怪事。

故英國在東亞之地位，若謂其不較中俄爲重要，實爲難言。而世界環境變化萬狀，一年或半年後，難免無變化，若謂英國政策無變化之可能，當爲不可。

十

若英國環境有變化之可能性，則其變化之方向可以中國印度俄國之三者而定。至於中國現時之對英關係，極爲僵死，何時始可恢復，亦不可知。英國返還中國之漢口九江租界，最近關於鎮江租界亦有返還之傾向，但於何時實行，尙不可知。再西藏之交涉將如何？威海衛且不論，而香港之將來又如何？若中國人主張

台灣朝鮮不歸還，中日之親交不可能，香港不歸還，中英之國交不能圓滿，則又將如何？英國之對華政策，盡舉一切以行清算，此時似尙未念及，或仍爲若行坡路，而漸以昇高者，至英國對華完全與美國行動一致，則當不可能。

復次，關於印度事件，因英國檢查極嚴，國內消息之傳出外面者，皆極間接，極零碎，而極難據之下一確切論斷。若以其素日所公布者推測，可見印度與英本國將來之困難甚多。今後若何變化，當對於英國之東亞政策，有非常之影響。且蘇俄於印度之活動若能成功，則其時之事態，必更不可樂觀。

至謂英國若與俄國復交，或將不得不改變東亞政策，此種論調，實非正確。蓋英俄復交後，赤化之不易防止，已有歷史之先例，故難免無

英美衝突果能免乎

自去年英國工黨執政後，日之英美緊張空氣爲之一變。十月間，英相又赴美成立英美協約，一時二國間和平空氣異常濃厚，世人竊以爲此後英美衝突當可

「阿爾可斯，哈烏斯」事件之再發。再俄國昔援助中國南方國民政府，以圖破壞英國之地位，亦爲歷史上之事實。雖有新經濟政策，新經濟政策的灰色表現，而對外赤化運動仍不終止。蓋世界革命之夢想一日未棄，赤化運動亦一日不止，而赤化運動之目標，又以英國爲最適宜，此與戰前以德意志志爲最適宜之目標實相同。是以蘇俄之東方赤化政策，而所以對英，亦即爲欲打落英國在東亞之地位，此即俄國東亞政策之真况。對於中國之赤化，固爲其目的之所在，同時亦即欲藉以打倒英國。故俄國若牽動印度或中國，以顛覆英國在東亞之地位，或牽動蒙古而延及西藏，亦所以陷英國東亞政策於危地。是以英國在東亞之地位及政策，當可想而知矣。

——劉安常譯——

Gore Graham

免去，惟此實係皮毛之論。蓋現今國際間衝突之發生，大多由於經濟上之鬥爭。本文（原題爲The Anglo-American Struggle and British Imperial